

歷史感應統紀

下冊

增修
歷史感應統紀
下冊

余覺題簽



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

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
消除宿現業

增長諸福慧

圓成勝善根

所有刀兵劫

及與饑饉等

悉皆盡滅除

人各習禮讓

一切出資者

展轉流通者

現眷咸安樂

先亡獲超昇

風雨常調順

人民悉康寧

法界諸含識

同證無上道

歷史感應統紀二冊四卷

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二千部

藏版者

弘

化

社

蘇州護龍街南段
穿心街報國寺內

印刷者

國

光

印

書

局

上海新大沽路丁四十號
電話三三七四三號

流通者
蘇州弘化社
振藏之家其後必出淮南子

自唐虞以至有明
因果報應之真相

吳興王震敬書



修增 歷史感應統紀卷三

彭澤許止淨編纂

南史

邳后 邳后嬪於武帝。酷妬忌。及終。化爲龍。入於後宮。通夢於帝。或見形。光采照灼。帝體不安。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。常置銀鹿盧金瓶。灌百味以祀之。梁后妃傳

太平廣記。邳氏化蟒。帝以告誌公。公曰。非禮佛不可。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。又一日聞異香馥郁。仰視見一天人曰。此蟒後身也。蒙帝功德。已生忉利天。○酷妬卽是瞋心。瞋心所感。變爲毒質。故受形爲蟒。因果之理。亦自心所造也。梁武造懺以度之。懺中發慈悲心。廣大心。消滅瞋毒。故得脫蟒而生天。神僧傳。安世高謂其同學曰。卿明經精懃。而性多悲怒。命過當受惡形。我得道。必相度。旣而達郟亭湖。神告高曰。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。好行布施。而性多瞋怒。墮此神報。高曰。遠來相度。何不出形。神從牀後出頭。乃是大蟒。悲淚如雨。高取絹物爲造寺。神卽命終。化一少年。上船長跪。受高呪願。忽然不見。又唐華嚴和尚。首座因沙彌碎鉢。瞋恚死。化爲大蛇。來吞沙彌。和尚以錫杖止之。令衆念佛。爲授三歸五戒。乃去。和尚謂衆曰。此首座合證果位。爲臨終惜一鉢。怒此沙彌。遂爲蟒形。今若殺沙彌。必墮地獄。賴吾止之。與授禁戒。今當捨身。生裴中郎宅爲女。年十八亡。再轉男出家。弟

子詣裴寬宅。果生女。至十八歲卒。又接近有醫書。載西人婦盛怒之後。以乳哺兒。兒無病而死。醫驗之。謂係中毒。不解其故。後復產兒。亦於盛怒之後。以乳哺兒。兒又死。醫乃化驗其乳。全係毒質。是爲瞋心成毒之確證。現身已能變毒。死後能不化蛇乎。是知瞋恚之爲害也大矣。若有多瞋宿習。當常作被怨家打罵毆辱想。不但不起瞋心。且復生歡喜心。作償債想。久作此想。縱遇橫逆。亦不生瞋矣。又若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。亦可消此宿習。

宋文帝義康

彭城王義康。權傾天下。亦自強不息。府門每日常有車數百乘。雖復位卑

人微。皆被接引。愛惜官爵。未嘗以階級私人。文帝有疾。義康入侍。湯藥飲食。非口嘗不進。或連夕不寐。後坐罪免爲庶人。會魏軍至上。慮有亂志者。奉義康爲亂。遂賜死。初。會稽長公主爲文帝所親敬。嘗就主宴集。甚歡。主起再拜頓首。悲不自勝。曰。車子義康小名歲暮。必不見容。特乞其命。因慟哭。上指蔣山曰。必無此慮。若違今誓。便是負初寧陵武帝墓。後文帝爲長子劭所

弑。

彭城王義康傳

按綱鑑載。義康貪婪驕縱。亦有取敗之咎。惟殺不以其道。故文帝亦應受惡報也。

義季

衡陽王義季。爲荊州刺史。大蒐於郢。有野老帶苦而耕。左右斥之。老父曰。盤於遊

畋。古人所戒。今陽和扇氣。一日不作。人失其時。奈何以從禽之樂。而驅斥老農。義季止馬曰。賢者也。賜之食。老人曰。大王均其賜也。苟不奪民時。則民皆享王賜。老人不偏其私矣。斯

飯也。弗敢當。問其名。三告而退。衡陽王義季傳

六朝紊亂之際。尚有隱君子。如長沮桀溺之流。雖云野有遺賢。爲有國者之不幸。而究竟培養國家元氣不少。

宋明帝 建安王休仁。與明帝素相愛。及廢帝世。同經艱危。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。泰始

初。四方逆命。休仁親當矢石。大勳克建。任總百揆。四方輻輳。上不悅。休仁求解職。見許。休祐

文帝第十三子性剛戾。明帝慮將來難制。令射雉。云不得雉勿歸。休祐馳去。上遣壽寂之等追之。逼

令墜馬。共毆拉殺之。上尋病。爲身後計。召休仁入宿。賜死。休仁罵曰。上有天下。誰之功也。孝

武以誅鋤兄弟。子孫滅絕。今復遵覆車。枉殺兄弟。其能久乎。及帝疾甚。見休仁等爲祟。叫曰。

司徒小寬我。尋崩。宋文帝諸子傳及宋書文九王傳

明帝當子業時。號爲豬王。僕內泥中。使就槽食。飽受陵虐。乃卽位後。淫殺不異子業。與子勛爭立。殺其兄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。又殺松滋侯子芳等十人。使孝武子二十八人。靡有子遺。孝武誅鋤兄弟。受明帝殘殺之報。而明帝又甚焉。以無罪殺兄禕。以射雉殺休祐。以防後殺休仁。以和厚殺休若。集姑姊妹僕以取笑。淫殺不道。至於此極。幸免明刑。安逃鬼戮耶。嗚呼。專制君主。無論若何權力。及其將死。則與乞丐平等。所謂一切威勢。悉皆退失。輔相大臣。珍寶伏藏。如是一切。無復相隨。此時正宜爲身後計。則除暴懺罪。興仁修福。

也。乃宋明爲身後計。則枉殺兄弟。若惟恐死之不速。入地獄之不深者。至叫司徒寬我之時。得無悔計之太左耶。嗚呼。晚矣。

王船山云。孝武忌同姓亦至矣。至明帝又甚焉。其後高湛。陳蒨。相踵以行其殘。皆不能再世。小人不知恩義。抑亦不知禍福。將謂鬼神可欺。夫鬼神而可欺也哉。

又按明帝逼兄禕自殺。休仁曰。松滋兄弟尙在。爲社稷計。宜早爲之所。於是子芳兄弟皆賜死。是則殺兄弟。保社稷。乃休仁之主謀。及明帝爲身後計。賜休仁死。正是奉命而行。不忘忠告。何休仁反銜恨爲祟耶。已崇明帝而不知子芳等已崇之於先也。小人不知有鬼神禍福。而鬼神禍福。乃益彰明較著矣。

劉伯龍 宋劉伯龍爲武陵太守。貧窶尤甚。嘗召左右。將營十一之方。見一鬼撫掌大笑。

伯龍歎曰。貧窮固有命。乃復爲鬼所笑也。遂止。

宋劉粹傳

此鬼大是雅人。有益伯龍不少。然亦以伯龍生平廉潔。鄙念偶萌。故不惜現身指點。不然。鷄鳴而起。孳孳爲利者。滔滔皆是也。何能盡笑乎。

蕭惠明 宋蕭惠明爲吳興太守。郡有卞山。山下有項羽廟。相承云。羽多處郡廳事。前後

太守不敢止。惠明曰。烏有是哉。遂盛設筵榻接賓。數日。見一人長丈餘。張弓挾矢向惠明。旣而不見。因發背。旬日而卒。

蕭思話傳

蕭琛。爲吳興太守。郡有項羽廟。土人名之憤王。甚有靈驗。遂於郡廳事爲神座。公私請禱。前後二千石。皆於廳拜。以牛充祭。琛登廳事。聞室中有叱聲。琛厲色曰。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。死據此廳事。何爲因遷之於廟。又禁殺牛解祀。以脯代肉。蕭思話傳

按惠明只是不信有神。故爲羽所戕。琛則遷之於廟。其理直。禁宰牛。其心仁。故雖猛如項羽。亦不得不俯首就範。又按齊書曰。李安人爲吳興太守。郡有項羽神。護郡廳事。太守到郡。必祀以輓下牛。安人奉佛。不與神牛。著履上廳事。安人尋卒。世以神爲崇云。觀蕭琛事。足證安人之卒。非神爲崇。蓋世之神祠。縱有淫昏之鬼。作威福於其中。然邪決不勝正。況奉佛之人哉。

王僧達。宋王僧達。幼聰敏。好鷹犬。躬自屠牛。兄錫。罷臨海郡還。俸祿百萬以上。僧達一夕令奴輩。輦取無餘。爲宣城太守。遊獵無度。受辭辨訟。多在獵所。遷吳郡太守。西台寺多富沙門。達遣主簿率門義。家丁劫寺內竺法瑤等。得數百萬。後高閼。與沙門曇標等謀爲亂。帝以僧達屢經犯忤。因陷之。賜死。宋王僧達傳

僧達以太守而爲屠爲盜。其取誅固定然之理。惟劫掠沙門之資財。卽受沙門拖累。則報施之巧也。

按地藏本願經云。若有衆生。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。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。當墮

無閒地獄。千萬億劫。求出無期。薩遮尼乾子經云。若有惡人。破沙門房舍。取佛法僧物。園林田宅。衣服飲食。一切珍寶。應當上品治罪。以作根本極重罪故。觀佛三昧經云。七種重罪。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。其中第五。卽用僧祇物。盜僧物者。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罪。故方等經云。五逆四重。我亦能救。盜僧物者。我不能救。蓋俗人財產。不過一家生命所關。而盜劫者。且罪在不赦。況常住財產。爲一切衆生慧命所係。故犯盜劫者。其罪大不可言喻。冥祥記載宋唐文伯弟。好蒲博。屢竊寺錢。後病癰。卜者云。由盜佛錢。其父怒云。佛何神。令我兒致此。當更虜奪。若復能病可也。卽取寶蓋帶爲腰帶。旋惡瘡起腰處。又周宗從軍北伐。失利。與同邑六人逃竄。至一空寺。有水精像。因共竊取。買食。惟一人不得分。旣歸三四年。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癰死。不得分者獲免。皆元嘉間事。故法苑珠林云。偷盜佛像。燒鑄聖容。以供身命。逆中之極。無過於此。或盜華旛。用充衣服。未來受殃。無有出期。蘇東坡筆記。余在儋耳。聞李氏女死兩日復生。問其父述云。初至冥府。言此誤追。見獄在地窟中。隧而出入。一軀身生黃毛如驢。蓋某僧之室也。曰。吾坐用檀越錢物。已三易毛矣。僧以檀施錢物。與在家之妻。尙犯大惡。如僧達者。眞阿鼻種子矣。

謝眺 謝眺文辭清麗。啓王敬則反謀。敬則女爲眺妻。常懷刀欲報眺。眺不敢相見。爲江祐所構。下獄死。臨終歎曰。天道其不可昧乎。我雖不殺王公。王公因我而死。宋謝裕傳

敬則助齊主篡逆。後又懷二心。反覆小人。本死無足惜。惟眇身爲子壻。首發其謀。故臨死於良心上。終自問不過。

王志 王志遷宣城內史。清謹有惠政。郡人張倪。吳慶爭田不決。志到官。父老相謂曰。王府君有德政。吾鄉里乃有此爭。倪慶因相攜請罪。所訟田遂成閒田。後爲東陽太守。郡獄有重囚十餘。冬至日。悉遣還家過節。皆返。唯一人失期。志曰。此自太守主事者勿憂。明旦果至。以婦孕生。吏人歎服。王曇首傳

袁粲 宋袁粲。鎮石頭。齊高帝將革命。殺粲并其子最。粲小兒數歲。乳母將投粲門。生狹靈慶。慶遂抱以首。乳母號泣呼天曰。公昔於汝有恩。故冒難歸汝。奈何殺耶。君以求小利。若天地鬼神有知。我見汝滅門。此兒死後。靈慶常見兒騎大甍狗。戲如平常。年餘。忽一狗走入家。遇靈慶於庭。噬殺之。少時。妻子皆歿。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。宋袁粲傳

當靈慶抱兒以首時。方自謂大利。忽臨機不可失矣。而乳母乃謂之求小利。何所見不同之天壤耶。至爲狗噬殺。狗報仇耶。兒爲厲耶。冥冥中自有主宰者。少時妻子皆歿。乳母所見。又何神乎。嗚乎。愚夫愚婦所能前知。而陰賊險狠之徒。竟昧然無知。可不怪哉。噫。富貴爵祿之陷溺人心。至於此極。宜乎修道之士。避之若浼矣。又還冤記。諸葛覆爲元真太守。病亡。子元崇迎喪還。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。與伴共推元崇墮水死。爾夜元崇母夢崇還。

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歔歔不能自勝。又云疲極困臥牕下牀上。母視眠處沾溼如人形。於是舉家號泣。聞於官。刺史徐深之驗諸葛喪船。父子亡日如鬼語。乃收行兇二人。卽款服殺之。

褚澄。褚澄。尙宋文帝女。善醫術。爲吳郡太守。百姓李念道。以事到郡。澄曰。汝有重疾。答曰。舊有冷疾。五年不差。澄爲診脈曰。汝病是食雞子過多所致。令取蘇一升。煮服。一服乃吐出一物。開看是雞雛。羽翼爪距具足。能行走。澄曰。此未盡。更服藥。又吐得如向者雛十三頭。而病差。褚裕之傳

以雞卵爲無上補品者。請讀此。

褚彥回。褚炤字彥先。彥回從父弟。少有高節。彥回身任二代。拜司徒。賓客滿座。炤歎曰。彥回少立名行。何意披猖至此。門戶不幸。乃有今日之拜。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。不當是一名士耶。名德不昌。遂有期頤之壽。褚裕之傳

當拜司徒而賀客滿堂時。彥回意氣之盛。較之齊人施施從外來。自更增十倍。不意乃有阿弟效妻妾之羞。且泣富貴壽考。以門戶不幸四字括之。奇絕慟絕。

徐秋夫孫文伯。徐秋夫工醫術。爲射陽令。嘗夜有鬼呻。聲甚悽慘。秋夫問何須。答言患腰痛。死雖爲鬼。痛猶難忍。請爲芻人。按孔鍼之。秋夫如言。爲灸四處。又鍼肩井三處。設祭埋。

之明日見一人謝恩。忽然不見。當世伏其通靈。孫文伯亦精其業。宋宮人患腰痛。牽心。輒氣絕。文伯曰。此髮癥也。以油投之。卽吐得一物。如髮長三尺。頭已成蛇。能動。張邵傳

吾國談鬼者。多謂鬼有氣無質。則似不應更有痛楚。然照佛經。人與鬼均業力所造。人謂鬼無質。鬼又何嘗見人有質耶。形體雖亡。業力不散。則爲鬼亦痛。固宜設芻針之。鬼疾卽愈。則由信仰既深。業隨心轉也。

顏竣 顏竣延之子。遷吏部尙書。權傾一朝。延之嘗早詣竣。遇賓客盈門。竣方臥不起。延之怒曰。恭敬擯節。福之基也。驕很傲慢。禍之始也。況出糞土之中。而升雲霞之上。傲不可長。其能久乎。竣後以事免。賜死。宋顏延之傳

延之數語。不惟知子莫若父。而實爲天下後世示之準則。百世不易者也。

沈道虔 沈道虔少仁愛。孫恩亂。後饑荒。與兄子共釜庾之資。郡州府凡十二命。皆不就。有竊其園菜者。虔自逃隱。待竊者去。乃出。又有拔其屋後筍者。令人買大筍送之。曰。欲屋後竹得成林耳。盜者慙不取。使置其門內而還。嘗以捃拾自資。同捃者或爭穰道。虔諫之不止。悉以所得與之。爭者愧慙。後每事輒云。勿令居士知。冬月無複衣。戴舄爲作衣服。并錢一萬。與之。虔悉分諸兄弟子。無衣者。鄉里少年相率受學。咸得有成。累世事佛。推父舊宅爲寺。每四月八日請像。輒舉家感慟焉。隱逸傳

聞沈公之風。真能使頑夫廉。懦夫立矣。然推其所以致此者。則以累世事佛故。佛教之有裨世道。不其大乎。但今之信佛者。或進或退。其自修也。或作或輟。已身尙不能感。遑論及人。必如沈之舉家感慟。乃足當信士矣。

吳國夫

吳國夫。有義讓之美。人有竊其稻者。乃引還。爲設酒食。以米送之。范叔孫傳

顧覲之

顧覲之。爲山陰劇邑。御繁以約。務簡而事理。爲湘州刺史。以政績稱。卒諡簡子。

綽私財甚豐。鄉里多負債。覲之禁不能止。後爲吳郡。誘出文卷一大廚。悉焚之。言語遠近。皆不須還。覲之常執命有定分。非智力所移。唯應恭己守道。信天任運。而闇者不達。妄意倣倖。徒虧雅道。無關得喪。乃以其意。命弟子願。作定命論。顧覲之傳

按列子力命篇云。力謂命曰。若之功奚若我。命曰。汝奚功而欲比朕。力曰。壽夭窮達。貴賤貧富。我之能也。命曰。彭祖智不出於堯舜。而壽八百。顏淵才不下於衆人。而壽四八。仲尼之德。而困陳蔡。殷紂之暴。而居君位。季札無爵於吳。田恆專有齊國。夷齊餓於首陽。季氏富於展禽。若是汝力之所能。何壽彼夭。此窮聖達逆。賤賢貴愚。貧善富惡耶。力曰。如若言。我固無功於物。此皆若之所制耶。命曰。旣謂之命。奈何有制之者。朕直而推之。曲而任之。自壽自夭。自窮自達。自貴自賤。自富自貧。朕豈能識之哉。覲之定命論。卽本此。而墨子非命篇云。執有命者之言曰。命富則富。命貧則貧。命治則治。命亂則亂。命壽則壽。命夭則夭。

然而桀之所亂。湯受而治。紂之所亂。武王受而治。此世未易。民未渝。在桀紂則亂。在湯武則治。豈可謂有命哉。故桀執有命。湯非之。紂執有命。武王非之。夫王公早朝晏退。聽獄治政。不敢怠倦者。以爲強必治。不强必亂也。卿大夫之竭力殫智。治其官府者。以爲強必榮。不强必辱也。農夫之早出暮入。強乎耕稼樹藝者。以爲強必富。不强必貧也。若信有命致之。則王公怠乎聽政。卿大夫怠乎治官府。農夫怠乎耕稼。則天下亂。而衣食不足矣。此二說各執一偏。利害相半。惟佛經所說。能圓融盡善。經云。欲知前世因。今生受者是。蓋所謂命者。由各人生前善惡業力所造。或一生或多生所種之因。至今而成熟爲果。故有定分。非智力所能移也。然業自性卽空。本無實體。儻得般若智照。能令立即消亡。或誠心禮佛持名。或現業有大善大惡。亦得而轉之。則命無定分。可以智力移也。惟移之之法。須向內修行。而不可向外馳逐耳。總之。君子篤躬守道。當任天運。造福濟人。當盡人事。

又印光法師文鈔。復慧朗居士書。論力命篇云。欲知此義及所主。先須知命爲何義。力爲何義。并列子意中。將二子認作何義。然後再講所主。則便成有功於世道人心之言論。若俱不知。則此力命之說。皆非儒佛所許。命者何。卽前生所作之果報也。又依道義而行所得者。方謂之命。不依道義而行所得者。皆不名命。以此得之後。來生之苦。殆有不忍見聞者。如盜劫人錢財。暫似富裕。一旦官府知之。必至身首兩分。何可以暫時得樂。便謂之爲

命力者何。卽現生之作爲之謂。然作爲有二。一則專用機械變詐之才智。一則專用克己復禮之修持。列子所說之命。混而不分。所說之力。多主于機械變詐。故致力被命屈。無以回答。以孔子困陳蔡。田恆有齊國。爲命是尙可謂之知命哉。孔子不遇賢君。不能令天下治安。乃天下羣黎之業力所感。于孔子何干。顏淵之夭。義亦若此。田恆之有齊。乃篡奪而有。何可爲命。現雖爲齊君。一氣不來。卽爲阿鼻地獄之獄囚。謂此爲命。是教人勿修道義。而肆志劫奪也。吾固曰。列子不知命。不觀孟子之論命乎。必窮理盡性。以至于命。方爲真命。則不依道義而得。不依道義而失。皆非所謂命也。列子論力。多屬于機械變詐之才智。聖賢之所不言。聖賢所言者。皆克己復禮之修持也。唯聖罔念作狂。唯狂克念作聖。積善之家。必有余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余殃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本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惟影響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欲寡其過而未能。假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人皆可以爲堯舜。戒愼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皆力也。此儒者之言也。至于佛教。則以一切衆生。皆有佛性。皆當作佛。令其懺悔往業。改惡修善。必期于諸惡莫作。衆善奉行。以戒執身。不行非禮。以定攝心。不起妄念。以慧斷惑。明見本性。皆克己復禮修持之力。依是力而求。尙可以上成佛道。況其下焉者。故楞嚴經云。求妻得妻也。求妻者。求賢慧貞靜之妻也。否則妻何得向菩薩求。求子得子。求長壽得長壽。求三昧得三昧。如是乃

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大涅槃者。究竟佛果。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。何可限量。袁了凡遇孔先生。算其前後諸事。一一皆驗。遂謂命有一定。後蒙雲谷禪師開示。兢業修持。孔生所算。一毫不應。然了凡乃一賢者。使其妄作非爲。則孔生所算亦當不靈。是知聖賢訓世。唯重修持。如來教人。亦復如是。故所說大小權實法門。無非令衆生斷除幻妄之惑業。徹證本具之佛性。故世有極愚極鈍者。修持久久。即可得大智慧。大辯才。列子以一切歸之于命。則是阻人希聖希賢之志。而獎人篡奪奸惡之心。俾下焉者。受此禍害于無窮。卽上焉者。亦頽其奮志時勉之氣。以致終身不入聖賢之域。作一碌碌庸人。此一篇文。完全于世無益。有何可研究之價值乎哉。

蕭遙欣子畿。

齊曲江公遙欣。宣帝兄。年七歲。出齋時。有小兒善彈飛鳥。遙欣曰。凡戲多端。何急彈此鳥。自空中飛翔。何關人事。左右感其言。遂不復彈鳥。明帝入輔。欣參預政事。凡所談薦。皆得其人。卒謚康公。子畿。十歲能文。有弟九人。恩愛篤睦。性溫和。與物無競。沈約見其文。歎曰。始驗康公積善之慶。畿位尙書左丞。末年專釋教。爲新安太守。卒。子清。有文才。爲永康令。

齊宗室傳

觀齊宗室傳。其被廢黜。嬰誅夷者。何限。惟曲江勳名爛於朝野。令德傳於子孫。而皆自其少時。好生惡殺。一念所流播。易曰。蒙以養正。豈不然哉。故吾謂爲人祖父。而眞愛其子孫。